北軒集 六

序 記 銘 箴
書 跋 祭文
行狀 賁

北軒居士集目錄

卷之十九　拾遺錄文

贈朴休文序　贈石谷李子蕃序
獨碁齋記　山池舍記
曾祖母言行別錄　書金仲習亡子亨謙行錄後
書金楓巖行錄後　刑曹參判府君家狀
七戒窩銘　三從弟壽澤木冊匣銘
內從弟李伯道哀辭　祭金醫萬直文

卷之二十　蘆山錄文

送韓成川序　奉送舅氏長水宰序

送申正甫赴北評事序　送戒環遊湖南序
改粧君臣圖像序　蘆山草堂記
拜忠肅公畫像記　朱子是說贈宋正相
甲午鞫獄擬供辭　三從弟壽澤陳辨疏
祭仲父文　祭貞夫人洪氏文
祭韓司諫文　贈叅議白受繪祠宇賜額祭文
外王父李持平府君行狀　仲父竹泉府君自敘總論
水明樓沈公哀辭　尹孺人哀辭
沈賢希哀辭　三大師畫像合贊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九

拾遺錄文　序

贈朴休文序

自古卓犖奇偉之士不幸不遇於時或至於遇禍而若挹翠先生之慘又未有其比也平生竊仰先生之爲人每三復遺篇而太息以爲天旣生之而又縱人之殺之也彼遭昏濁宜其然矣而士或有際清明而不免擯辱者此又何也雖然先生固有並世之知已如容齋者相與爲樂此實周公之富貴所不能及又孰若踽踽倀倀有牙氏之琴而無鍾子之耳者哉是

先生將不悼其不遇而不佞不暇爲先生太息矣朴休文卽先生之孫始余未嘗相見忽來訪於西川寂寞之濵卽許余以尚友先生余顧不敢當而乃休文之許之也是自謂知不佞也以先生孫而使余友先生是或眞知余也余又知休文之知余雖謂之相知可也旣有相知在焉庶幾於先生當日之樂而足以不復戚戚於其不幸耶其不幸也本不爲病其知已之樂亦猶待乎外者也要於卓犖奇偉之實知不足而有漸進眞不愧於前修而已願以余之尚友勉休文之克肖

贈石谷李子蕃序

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有所爲則利此盖先儒張氏之言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夫旣爲己果無所爲乎惟無所爲故爲爲己其有所爲卽所謂爲人張氏亦發孔子之旨而已嗟乎學而爲人自聖人時已然況於後世而况於今其能爲先儒所謂無所爲者豈易得哉湖南之臨陂有石谷李子蕃者名天茂世爲儒學至子蕃不幸生九歲爲蛇齧不死而亡一股爲廢人子蕃乃請于長者曰股雖廢不廢者心願學焉長者悲而奇之卽延師而教之書遂通經傳百家旣多

識古人言行其驗於身而施之事則孝於親篤愛諸弟愛而能訓戒雖不自交人人有來交輒盡誠以廢故家甚貧而能安之未嘗妄取於人盖其仁孚於宗族而義稱于鄉里又喜教授後生自同縣及旁近賴而開其蒙者百有餘人子蕃今年六十一而老矣然其進修不止夫人自學語辨文字其謂世之榮利必可求而得焉因以孳孳或不得而怠及既得而棄之滔滔者皆是子蕃一廢人無可自致於坐席之外其於世何如而乃獨如此豈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非耶無所爲者得之於已有所爲則終於喪已滔滔者

孰非有股之人而方之子蕃得失何居焉要其失於股而得之於心失於利而得之於義失於今而得之於古子蕃豈不多矣乎子蕃惟不爲人故士大夫未有知者余偶謫于陂從鄉人聞子蕃之名而得其實然未暇就見他日子蕃以書幷詩見遺而辭意深厚慨然相期以古道尤可敬也余旣聞其名而得其爲人今又辱其禮之不宜無報茲以無所爲之說贈而爲子蕃加勉之資顧余無似重以方爲世所僇而子蕃乃先焉其必有誤於聞而抑亦可知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歟

記

獨碁齋記

碁者戲也子有白者焉有黑者焉我持白爾持黑以鬪之此巧彼拙彼勝此敗其戲也未始不對兩人也今昌城子乃能獨碁至以扁其齋我持白我持黑以鬪之自巧自拙自勝自敗其戲也未嘗不出一手也昌城子之碁可謂異乎人之碁其必有所寓焉夫人之碁也巧者泰拙者歉勝則喜敗則怒營營焉以相謀擾擾焉以相爭各以方寸爲碁役昌城子之碁也其巧也非巧其拙也非拙勝亦非勝敗亦非敗何嘗

有秦而歉而喜而怒而謀而爭而役方寸於碁者哉
竊觀昌城子之人人譽而不以秦人毀而不以歉喜
不以私怒必以公不爲身謀不爲利爭昌城子之處
斯世也獨矣其於碁也獨不獨乎然吾欲因是而問
於昌城子昌城子之碁也自昌城子觀之無喜無怒
而就白黑者論之有勝有敗幸不幸存其間昌城子
何以制之昌城子莞爾而曰夫天之於人也亦使之
勝焉敗焉宜其善者常勝惡者常敗而乃惡者或勝
善者或敗天若不相管然況白黑者無善無惡相勝
相敗吾何左右焉唯就我廣漠之居寓我無何之趣

而已子以爲奚若余敬應曰諾請以其說爲齋之記

山池舍記

余於昔年謫居扶安遊楞伽山到鷲嶺庵庵在亂峰危石之間與人境遠而惟望見海濤有僧曰圓老師者居之而未嘗出庵門以下山有少沙彌一人行乞或得斗粟歸煮松葉略和以粟一日一進於師粟常不給則全用松葉爲粥所着衲衣弊而單寒暑無可易師皆不以爲意惟鳴鐘念偈而已余與之語仍戲曰師乎良苦師曰子以吾爲苦則得不以異乎吾者爲可樂歟夫異乎吾者甚多而莫異於秦始皇漢武

帝彼以四海爲室宅億兆爲臣妾居阿房建章之宮嬪嬙數千人厭粱肉而賤錦綺然常自以爲不足我在此庵有松葉衲衣自以爲足夫苦莫甚於不自足而樂莫極於自足秦皇漢武萬乘天子而我則一貧僧也然彼未始不苦而我未始不樂無他足與不足之分也雖然不自足而苦者固惑也其以爲自足而樂者亦妄也若我既不知苦又安知樂故苦之不如樂之樂之不如忘之我所謂忘之者歟已而風動庭前桃樹一花飛落於坐席又指而言曰子不見乎人譬則花也造物者譬則風也東西南北升沉榮落惟

造物者制之而人不與焉乃竊竊然從而苦樂之則花亦可以有心於風乎余愛其言之達久而不能忘也及又謫來于濟州始居城裏有所不便遂移居于北城外山池村舍其棲息凡事無異於圓師之所處者遂錄其言以爲山池舍記

錄

曾祖母言行別錄

惟我曾王母實有賢德庶幾古所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宜有纂述以垂來後而我祖考不幸先歿從祖獲罪於時在牢獄中懼不免於

大禍於是暗錄王母言行凡若干言旣而罪止流竄禍稍緩矣而其藁遂不出焉不肖雖未獲見而盖想其至誠模寫矣其後吾父兄弟又流竄惟不肖奉侍王母凡半年而遭終天之痛焉其間言行之不宜泯沒者玆敢謹錄之將以示從祖與吾父焉

王母以望八之年衰傷之極而備閱人世稀有之患難然略不畏怵沮喪惟慨嘆深念不已謂不肖輩曰勿以無所用而怠於讀書勿謂禍將及而或至流蕩又曰雖人之殄滅勿自顛覆爲也

叔父有定配之　命行未發而王母之疾已劇矣乃嘆曰汝謫若於湖西吾可以從之盖湖西實丘墓所在故也

寢疾時適奉在從祖蓮洞第氣息方危綴而諄諄言還歸本第事從叔父與不肖輩更諫曰宜俟少愈則答謂齋洞是長兒所嘗居吾當往而就盡也

間進雜脯佐粥而以海松實塗而和味輒不悅曰吾家其亡矣何爲此侈靡之物乎

奉還本第後謂不肖輩曰吾死則族人如益炳輩當斡喪必曰是夫人之喪儀物豈不當豐厚云爾而吾

意本不然凡事必簡約也且朝夕祭饌毋豐於常時所喫也

書後

書金仲習亡子亨謙行錄後

安東金仲習以其所錄亡子亨謙遺行者示余而請曰嗟乎吾兒生而禀清明英秀之質也如此其自幼而愛親敬兄無待勉强而有絕人之行也如此其及長而慷慨奮厲疎通精密嚴於人之是非而察乎事之利否也如此其勤於學而敏於辭矯然欲與古人爲徒耻爲今人而止也如此盖吾之期吾兒不惟其

光大吾門戸而已而其不幸早夭也乃如此良由吾之奇釁不獲保是子而其亦時之運氣有以相關歟然吾兒之行僅著於家未及施于時吾懼其泯滅而無傳所以託於能言之士願子圖之余謂余非能不朽人者而竊有所感焉孔子曰才不才各言其子乃人之情也然而子夏之受責於曾子則是哀之甚而情之過者也余觀世人之喪子率皆哀情之過故於其子有以不才而謂之才者雖有眞才之子亦將混焉而今亨謙之才獨可以知其爲眞而非可混焉者歟去年秋余自海上移配臨陂而仲習方令於臨余

道聞其喪子至則仲習果以亨謙柩歸葬月餘而來余固意仲習殆不堪矣及相見流涕弔之仲習顧毅然曰吾嘗忍經二艱矣即喪子之哀其有不堪耶自後凡見仲習所爲殊未有過於哀者若仲習庶可免曾子之責矣其哀亨謙既無所過其謂亨謙也豈或以不才爲才而亨謙果非可以混於人者歟仲習余母之中表而與余差一齒少相好也然今因其喪子不過哀而益知其賢也亨謙乎余不及見也然因其父之賢而知其行之在錄者可傳於後無疑也抑余聞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使亨謙不夭而達其

貽仲習令名豈有窮哉今乃因仲習而求知亨謙斯固人理之逆而其爲仲習之哀何如也茲書所感以復於仲習而俾以竢後人余知後人者旣知亨謙之才又將重憐仲習矣

書金楓巖行錄後

余嘗讀李西河所爲金將軍傳至將軍方在軍憂禍之至謂其弟德普曰汝若有我之勇我或有汝之智則身可免功可立豈將軍忠勇自奮而不暇爲保身之智哉余未嘗不慨然以歎也將軍賢者少循循儒雅非如麤悍武夫一時乘難以自見者其爲國盡忠

殆董子所謂正義明道之事則功之成否非可論矣而君子惟盡其道而已攷生禍福之自外至者其將如之何哉余不識將軍弟德普誠何人而西河所以責將軍以不爲保身之智者其意又何居也余謂將軍當日之言宜不如此而西河記之偶因世俗所傳歟及余謫居湖南德普之後孫善鳴適來學因出示德普行錄德普蓋號楓巖余於是始得詳楓巖之爲人其亦賢者而益知余前所疑之不妄也朱夫子論詩之明哲保身曰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由此觀之將軍固未嘗不順理而楓巖又

豈爲趨利全軀者哉按行録楓巖幼有至行長而遊於高霽峰鄭松江之門又與安牛山邦俊爲道義友其聞君子之道而明於義利之辨也素矣且將軍之兄德弘旣從霽峰死事於錦山將軍又以忠被禍其弟則楓巖也是其兄弟三人俱賢不其尤奇已哉楓巖顧不以其二兄之駢命　王事爲沮至丁卯虜難乘輿播越適病不能起乃移書牛山曰勤　王之行何不速發又曰草萊微臣當死于　王事而一病難醫此恨如何兄能赴難以副宿計藥物有効雖道死必從仍自盡力於募兵之事及牛山領義兵歷過又

握手相勉流涕而送焉此既載於牛山文字而楓巖所與牛山書至今爲善鳴所藏而手跡宛然余於是三復感仰竊以爲楓巖之勇卽將軍之勇勇者何惟勇於忠義而已彼其偶有雄力用百斤雙鐵椎則非余所謂勇也且將軍之不免誠以人多畏惡嫉害而和議與黨禍又出入其間西河論之當矣而所謂黨禍者最其爲禍之本自古賢人君子之不幸其有不以此者乎使楓巖不病而出從　王事或又不幸而遭黨禍則楓巖亦將軍已矣尚謂之保身之智耶朱子又曰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先去占取便宜夫

占便宜豈君子之所當爲乎是余所以疑於西河之所記而謂楓巖與將軍未始不同者也善鳴以其父命請余作行狀余非能狀人者而顧有所感於心且懼世人以讀詩之邪心妄論楓巖爲占便宜之人故略書此於其行錄之末而歸之庚寅六月日光山金某謹書

狀

刑曹參判府君家狀 代製

府君諱益勳字懋叔金氏光山人上祖與光新羅王子避地于光仍籍焉繇麗世仍我 朝大顯有諱繼

輝大司憲博學贊　穆陵文治寔府君曾祖考祖考
諱長生道德爲東方儒宗世號沙溪先生官叅判謚
文元考諱槃吏曹叅判嘗排柳碩等救清陰金文正
公以明春秋大義妣連山徐氏　贈叅判澍之女丁
丑虜亂殉節江都旌閭以萬曆己未十一月九日生
府君幼有奇氣沙溪先生亟稱之長不事公車業原
平元公斗杓建白文元子孫有才行者宜特錄用於
是授府君義禁府都事時　仁祖戊子也　孝宗庚
寅移司饔院直長辛卯典牲署主簿壬辰司僕寺主
簿間充忠清慶尚兩道都點馬使竣事還　賞賜歷

判官兼內乘陞僉正寺職首尾四年盖　孝廟方勵
志詰戎考牧之政簡畀府君　命毋他遷亟褒其善
居職而其內直輒晋接　諮詢長城縣新陞爲府府
使兼守城將朝廷難其人　中批授府君政成吏民
立石頌之戊戌工曹正郎漢城府庶尹出守南原
顯宗辛丑爲宣惠廳郎廳壬寅軍器寺僉正出光州
牧使丙午再爲軍器寺僉正丁未訓鍊都監郎廳陞
司䆃寺正戊申以微事對吏庚戌掌樂院正辛亥擢
水原防禦使盖朝廷知府君才諝委以邦畿重鎮而
亦用尤齋宋先生議也臺啓改正還司䆃正癸丑復

授水原以直前枉今　上乙卯敦寧府都正授咸鏡
南道兵使爲黨人論褫丙辰出忠淸兵使逾年納節
一道軍校爭請留之戊午拜廣州府尹旣辭　朝被
彈　特除御營大將時羣奸秉國　王室孤危　上
之倚毗府君意盖有在而許積嫉之甚白　上椒親
不宜　特拜將褫之盖國舅光城公卽府君兄子也
授全羅兵使黨人又論褫庚申又拜廣州先是積子
堅與逆宗柟兄弟陰結朝紳圖不軌府君久已揣知
兇黨之將欲爲亂鄭元老以推命爲堅柟密客通叛
謀府君故籠絡元老得其端緒與光城公及淸城金

公錫胄叶謀併力有所周旋而元老等果上變告堅
構叛狀及討逆定勲府君力辭不預焉只錄於別單
陞嘉善入爲漢城府右尹五衛副摠管已而李元成
追告逆黨之曾網漏者吳挺昌等伏誅　上曰別單
五人功不下於正勲不可不錄功其議大臣大臣對
以初不錄功有不審之失遂　命追錄於保　社正
勲臺啓引事例屢爭不聽辛酉又爲左尹拜刑曹參
判壬戌兼畿輔摠戎使尋受御營符時清城釋將入
相而再經逆獄之餘危疑未定清城憂之以府君方
任將遂托府君以調察會李稽韓壽萬略知許璽許

瑛等謀逆狀來告於府君而譠等人微不能重於璽瑛無以探情節府君議于清城使金煥同譠等鈎探而府君未嘗自專必以聞於煥等者遍告諸大臣聽指揮璽屢求火藥於壽萬壽萬告于府君府君以爲利器不可輕與兇人壽萬言璽之求甚切若終不與必生疑苟與可探他謀府君方議于大臣而壽萬即私買與之璽之致壽萬於其黨盖欲籍壽萬財而壽萬無以應難於鈎得事情請貸銀以資之府君又禀大臣而略貸焉煥於上變日以其聞於全翊戴者告府君翊戴亦來告府君謂汝若有知汝當　上聞翊

戴曰業已告於軍門若從他發當以大將證之府君又問於諸大臣大臣以爲不可置使府君啓達璽瑛遂承欵正法他被告者或徑斃或端緒未露譪壽萬賞爵煥論功罪相當翊戴坐無實然兇黨自此散落人心稍定焉趙持謙以承旨入侍言逆節屢起處置須正大某既聞翊戴言使渠上變當然而自爲密啓事甚顛倒請推考　上曰掌兵之臣聞兇謀不得已有此舉筵臣李公敏叙曰初不知虛實某之事無所失領相金公壽恒請對言承旨以御將密啓爲非至請推　上雖不從而某不安茲事有曲折設鞫數日

某送言於臣等曰金煥告變前翊戴有所來告而意謂煥等必並告尚無發端何以處之臣與左相議不可自鞫廳發問使某來告亦不便右相以爲無寧直啓故某乃啓達此是臣等所議處承肯請推由於未悉其實狀　上曰告而無實固無妨若掩置而事不虛則人謂斯何不宜以此引嫌使察任金公曰初掩置而後發覺必爲大罪　仁祖朝柳孝立逆獄後洪瑞鳳錄勳臺諫以瑞鳳不卽告請削勳其時論議與今異矣又曰凡獄事貴在審愼璽等兇謀極狼籍徒黨不吐實外間或以爲獄事不明臣終始按獄未免

失於過愼也名在兇書者當盡拿問而聖意欲次第拿問臣等亦奉承而其中李德周璽等推爲謀主訊問外無他道大抵璽等只數人欲行兇則獄事不濫誠幸或餘黨網漏日後慮誠不淺矣時左相閔公昺重右相卽淸城也已而持平俞得一啓某於設鞫後請見房密啓難免貪功希賞之歸請罷職　答曰將臣密啓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變似過重故議于大臣始啓達少無所失執義韓泰東等改請門黜以出軍門銀貨買軍官廳添罪目又謂舊奸宿慝貪汚侈縱夤緣幻現倖叅勳籍攀附承托濫居將任形勢

根據氣焰熏熾　上批斥以無據駭異泰東引避而
搆誣府君平生行已詬詆不餘力其中蠲減之稅督
輸歸家者謂是府君水原時事而當時連豐府稅無
所減其言之誣皆類此至曰依附賊積追占勲錄夫
以府君之素見嫉於積至沮其拜將且以其先幾決
策察彼兇逆以贊　聖上戡亂之烈而乃曰依附何
患無辭其云宗黨盤據勢成威立則不特陷府君將
欲爲闔門之禍矣癸亥掌令安炓啓於　筵中左相
亦入對因曰臺啓謂某將任出於攀附臣等實薦望
惶恐難安且某被重駁難行公將任不可曠宜變通

上曰因此褫改有若誠有是事而久曠誠可慮强迫非所以待臣褫差持平得一及朴泰維啓請遠竄以上下和應誘令誣告等語愈益構捏斷之以罪與翊戴幾何相遠　聖批逐段攻破有曰某事轉輾層加所謂誣聖聰傷國脉罔非極罪上下和應變書急上固已疑惑云者誠何心哉以勲戚之臣當危疑之際盡心調察謀討未成誅討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某之罪持之甚急其爲逆璽等地則至矣此豈人臣之所敢發口驕横無憚之罪不在某而在於臺官耳謂與翊戴幾何相遠尤極痛惋也又　下教

此輩不可不懲泰維巨濟縣令得一珍島郡守除授
即日促送政院請還收不聽玉堂又劄請　答曰原
其用心補外之罰可謂太輕大臣三司政院請對寢
得一等補外仍臺職臺　批改措辭以下後於　筵
席教曰某當初密啓未免率爾至以不忍聞之說勒
成罪案甚不當矣今臺論愈激叅酌罷職此後臺官
須和平毋爲已甚也得一爲正言辭疏有曰上下和
應四字論者以爲語逼　聖上而臣意某與煥志意
上下互相和應云時尤齋先生承　召入京時輩謂
欲救府君而來先生還上劄曰某是臣師門子孫臣

有兄弟義然終不敢相救誠以臺啓方張不敢齟齬
雖以當事大臣之知曲折猶不明言今乃反謂臣伸
救朴世采於某論嘗憂其過重而切欲鎮定顧何嘗
峻激而乃有夾助臺論之說今日訛言抑何甚歟領
相請對曰頃見宋時烈劄言某事而有當事大臣等
語筵臣請推某後臣旣陳曲折其後臺論層加某之
爲將出於臣薦臣難免罪臺啓方張之日不敢每引
嫌以傷事體盖此論雖過激不可抑制今須酌處左
相曰當初鞫廳事臣亦有問答元老劄辭如此臣安
得晏然某兒房之啓未知其大誤第初不能細探終

至大獄不痛治誠不無罪臺論轉激無寧靖期領相
叅酌之請盖爲鎭定也　上曰大臣言如此削黜吏
曹叅議朴世采疏曰臣與宋時烈論時弊大略相同
憲論酌處亦係其中而廟堂晚幸相信臺閣至今掣
肘宋先生又劄曰某猝聞翊戴言其處置之失誠如
大臣言然心則無他今至比於翊戴則大駭矣故世
采深欲酌處鎭定臺諫始若相信終不顧前言世采
見欺矣啓凡三月而乃停夏旱疏決　命放府君門
黜執義申懷正言權持等爭執　上言門黜予未知
得當獨不得宥乎副學持謙曰只門黜已拂於公議

豈宜蒙放　上曰某有何罪細陳無隱予當詳聽持
謙曰臣嘗見閔昺重昺重言臺論未得其實出給軍
門火藥於告者之說傳播外間無寧以此論之且與
右相言及火藥事則大以爲非某雖欲探逆謀處事
如是豈曰無罪密啓後物議謂非其時右相赴燕故
渠謂右相勸成今右相在前安可誣也右相曰臣自
北還到鳳栅得邸報逆獄之後反治告者其論某尤
峻刻臣豈無一二欲陳卽今清議皆言譏察不可爲
然昇平之時多難之會其事固不同也癸亥初諸功
臣如申景禛李曙具宏張晩崔鳴吉洪瑞鳳皆掌譏

察十餘年間鞫獄頻仍況今　更化之後逆獄之連累者寔繁有徒含怨已有年此非一政令一施措可以致感化受　國家機密之任安可不察其情形爲防患之道乎今若斥以希功其獘將至於前有賊而不見非細憂也況此彈劾非隨事繩糾不無盡其族黨與爲讐怨之漸非同朝協心之義也盖因上年有投書之變不得不布置見聞譎壽萬等告璽謀於某以爲璽言如得火藥一時放火於　闕門　宗廟人皆波蕩得數百兵可以成事而璽旣令壽萬貿來若不給恐致疑故某試令壽萬給之而此非某獨知之

事壽萬之投於璽出時又非某所料而急書上於其
朝璽敢諱火藥事此則臣固以爲某誤金煥適過全
翊戴門外有鞍馬問之乃柳水原官高坐廢昏夜往
武士家殊可疑又煥探於翊戴則柳謂翊戴汝雖落
職早晚當復官云稽又來言某曰璽設一策欲以假
都事往拿長湍水原廣州三守而以南人中曾爲是
任者差赴事當萬全因此益致疑於命堅雖臣等亦
疑矣後煥等上變而全柳事無所發某遣人問于鞠
廳遂陳啓此既議於大臣豈可謂某罪持謙又謂某
言見房啓措語出於右相其時啓草臣果刪改此非

某有意推諉也　上曰所陳頗詳殊覺豁然矣正言
權持等啓請還收放釋而添戎器之說有曰大臣已
達於　榻前陰秘之跡不可掩執義朴泰遜掌令沈
極啓稱以探試私給銀貨潛授戎器欲以爲證誠不
可測兒房密啓特爲罪之小者右相疏曰審理日臣
略舉某謂得兇謀事仍念某豈無可訟之寃而將以
臣謂專護某臣惟曰非某獨知之事然其疎誤爲罪
臣於臺啓亦拈數語以爲同朝恊心者義不當如此
此今日時輩之失也權持啓中乃反舉大臣臣不勝
其怪今憲啓與持一轍臣不願與此等議論共相叅

涉也　批曰兩司臚列憲府尤深刻良可痛心今玆
彌月恒暘未必不由於乖氣致異也泰遜爲副應教
疏曰戎器之說發於前席若非趙持謙之忠安得知
此等陰秘金錫胄之劄意在於伸救某戎器出於某
而投逆家者壽萬也非某所料云則三尺之童豈信
此言府啓良不爲過此事不明治人心難服今之旱
災未必不由於此也　批曰疏辭不覺駭然日夜謀
度百計搆揑必欲陷人於罔測而今乃侵斥大臣褒
揚持謙吁亦甚矣又　下教泰遜謂今日旱災由於
不罪某如此不正之人不可置論思之列褫差持平

得一避曰金錫胄以戚臣不思培植清議反營救某
上教得一賦性邪毒持論慘刻以戕人病國爲事業
其用心之不正路人之所知也罷職左相疏曰筵臣
論某罪而戎器一欵謂嘗得之於臣戎器之出自軍
門曾所不知未嘗以爲言某身居將任譏察上變罪
人既得　朝家事體非所可問而始既用調停之論
疏釋太遽請還削黜之籍　批曰不宜因轉激之論
收放釋之命右相又劄曰憲府相發之論用意至刻
前頭層節似有不止於此臣何可但畏時輩之脅凌
臣與某有與共憂患之分又何可晏然恬然領相入

對言向日趙持謙言火藥事而以左右相爲證臣不無疑訝而後見持謙疏以爲伊日所達出於未得詳左相之言而右相從而實其言他大臣亦不以爲不然云盖左相與持謙言賊壘出外時人有投火藥於其家云右相曰臣於其時意火藥自御營出後聞之乃壽萬得於訓局砲手者也領相曰前冬壽萬約價於砲手取以投賊家入籍沒中壽萬仍欲退還呈於大將申汝哲汝哲以初約今退爲不可而斥之頃壽萬以所斥狀呈備局始知火藥非軍門所出也臣於持謙陳達時不能詳知故不敢辨持謙以爲領相無

一言乃以無可辨故也以此時議轉激矣領相又於
筵席言今日朝論之乖激皆由某事若因還收其放
釋可致寧靖則他何暇恤右相曰臺諫所執卽戎物
一事今則臺諫必詳曲折而欲遂其初見誠過矣然
臣嘗設以某之心自處而思之朝廷如可鎭定雖仍
滯門黜某必不恨如是　處分而若復乖激責有所
歸　上曰放釋未爲不可而大臣所達切實姑還收
嗚呼此前後時輩之所搆誣府君諸大臣之相與陳
辨與　聖上所爲終始鑑燭而恩庇者俱可見已嗚
呼夫世之指以爲勳戚者地危而形逼易毀而難全

況保　社諸公眞古所謂世充建德之仇也當時逆亂甫夷而遺孽尚繁早晚有羸豕躅躅之勢故一種瞻顧反覆不爲　國家慮而巧於自謀者惟以中害功臣陰媚兇黨爲急其所倡於其黨者曰攻勳戚豈不是清名受報於一番人之再逞豈不是厚利聲勢所張舉朝靡靡而其鋒不可當也自清城公已以追勳事被詆侮不少而會壬戌之獄出則伏法璽瑛外如德周拷死命堅被逮兇黨益懷怨毒時輩之爲他日計彌切遂甘心於府君矣嗚呼爲人臣聞人有反逆宜不容恝然況以親臣而任機密哉苟逆情之探

貨可行也戎器之求雖使之姑應可也即告事虛實非我逆料則惟不可不以　上聞而處之也而府君之於茲事輒以裁之於當國之大臣雖使古人當之殆無以易此而府君之罪名乃如許矣嗚呼諸大臣雖引據事本末爲之伸解而未能發時輩之情狀我聖上不惟深察府君無他其所痛嫉時輩屢形於辭令之間則庶可以定一世之大是非而朝議方從事於調停曾以宋先生之嚴於扶攘猶不得奮隻手於頹波之中而然其劄語委曲深重其爲府君謀比諸栗谷先生之於沈青陽則已厚矣然此亦未必加損

府君要以爲　國察兇逆與夫禍忠良而圖利於私者訟于百世之公議其必有所處哉冬因慶赦蒙釋甲子不肖忝玉堂敢陳章悉暴譏察密啓戎物銀貨凡四事之不當爲府君罪　聖批爾父被誣予已洞知構陷之說何足掛齒泰東爲執義疏言不肖貪於訟父勇於欺天就其前疏論列益加粧撰極巧密至謂一家子弟並列崇顯狙擊國論　上教以危險慘刻十倍去歲勒加不忍聞之罪必欲殲滅而終至於亡人國　命削黜丁卯右相李公端夏登對言某被罰久當收用而詮曹不擬望泰東言雖太甚其人不

可仍棄今若拔泰東收用某誠兩便　上曰某事一種論議誠可怪不擬望亦已甚泰東若出於無心固可恕而其勢熠等語心術不正矣領相曰論者以某爲希功誣告臣嘗屢陳其不然不宜一向廢錮而政官以金重夏事未究竟爲難此不知當初曲折而然也　上曰金重夏不相干矣領相曰年前左相論及某事以爲吳道一補外未入來待其還入可議某事臣意不然吳趙事非涉於某者也　上曰此尤非干涉該曹用舍顛倒矣右相曰某有才勲設或有罪釋而用之可也盖金重夏之上變元非府君所預知而

時輩又傳會而擠陷之道一持謙以詆侮宋先生清城嘗請道一補外持謙罷職而亦非以府君故也時左相卽南九萬也乃除副揔管引病免秋爲忠淸水使黽勉赴任旋褫歸已已積堅之黨果得志其禍滔天而實始於府君大司諫李沆正言睦林一啓請遠竄而並論廣州留守李翊楊州牧使李頤命曰俱以時烈最密之人奸謀兇計作爲形勢近來造言飛語無非此輩所幻弄初　命削黜旋　允從大司諫鄭樣正言宋儒龍啓誣告成獄戕殺不辜未有如某之兇慘擅給營銀潛投火藥挺身密啓向日三司公議

未泯並煥重夏等請拿鞫盖戊辰我　世子誕生於
後宮　上欲卽定元子號諸臣對以不必急宋先生
亦封章以申其慶喜而仍及定號之舉有所追論
上大怒盡黜在庭引用黨人罪宋先生兇黨之抵隙
乘機固非一朝而其所慫慂　上心讒虐善類必曰
懷二心於吾　君之子故謂府君與宋先生造言幻
弄且舉圻輔兩臣以售其恐動熒惑而其請鞫之辭
一循持謙輩前轍至許以公議則府君之仇非鄭乃
子西也府君未到配被逮時年七十一累受酷刑而
顏色陽陽辭終不屈卒獄中卽三月七日也嗚呼痛

哉兇黨猶不饜勒令籍産又請鞫不肖孤會有言者止配島府君旣被禍　國有大舉措宋先生金相公俱　賜死罷保　社勲勲臣存者盡戮清城先已追削官爵光城公亦受侮泉壤諸子遷海外一代碩輔名卿多復魄於荒裔惟伊時攻府君者流或仍其清顯下乃揚揚州郡持謙奏東不幸不及操券於生前則妻孥受兇黨建請之米增崇罄帶以爲榮耀此輩之疇昔揣摩不啻一一破的而府君化碧之恨益結天道儘難明也然時輩之初不詳事實而爲朋類所軀牽喜侵攻府君者至是稍變前說其爲鞫獄時問

事郎者既見府君置對之辭出而向人致嗟惜之意
盖不但一時君子之黨爲世道　國脉憤惋隱痛而
止人心亦自難誣也已甲戌　上大覺悟誅羣兇伸
諸枉復　中宮位而初　下教曰某於壬戌處事固
有失而權奸之與重夏一體驅入於不測地寃枉慘
毒而予莫之察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其令復官又
命致祭復保　社勲只追錄不復嗚呼此誠　盛德
殊典而亦由府君眞無罪故也禍初藁葬至是不肖
孤自島還改葬於廣州樊川里某向原與夫人同穴
也嗚呼府君以大賢孫爲大賢所推轂斯其地望之

重也當　寧陵顛倒豪傑之日膺　親簡受保障任其才器之足仗可知也處休戚之地効力於危難既平大亂佩長子之寄而餘威所及兇孽破膽其忠藎之積發不可誣也若夫勲名之來加與其中罷而不復何足云爾自始嫉府君者兇黨而時輩替爲讐卒以納諸昂鑊雖能殺府君亦不得以蔑府君屈伸之變大賢與共而倫常之晦明亦適其會況其雪寃昭誣有丁寧惻怛之　王言在焉茲可以觀府君本末矣夫人安東金氏　贈吏曹判書琯之女先公十三年卒子長卽不肖孤萬埰文科叅議次萬墻生員萬

埰娶執義李杭女生子鎭恒鎭商進士萬墻娶郡守
趙億女以光城子鎭瑞爲後縣令女適叅奉李渟鎭
恒有三子聖澤餘幼鎭瑞子堯澤女李重之一女未
行不肖孤冥迷無性不能穴胸刳腹下從於變故之
日乃頑然苟活六年瘴海雖時運循環　聖恩罔極
而籲天之痛靡所逮及亦何以自贖其不孝哉惟是
纂述先行徽惠於立言君子固人子之職而抑竊惟
念府君於平日詔子姪曰世之乞文顯親率多諛辭
吾身後若輩宜戒之惟以生卒踐歷叙其本末斯足
矣嗚呼府君天資剛方峻爽見其貌可知其人才謀

幹略亦既用於世矣其居家接人之懿牧民帥師之績豈無可以闡揚者而不肖孤恐墜遺命茲皆闕略只撮其表著之大節且詳夫被誣遘禍之源委以待執事之擇焉

銘

七戒窩銘 并序

吾家六化翁嘗年五十自號知非子六十則曰六化年今七十有六書謂小子春澤曰近吾以七戒名吾窩戒之目曰罕出入曰節飲食曰慎言語曰省喜怒曰淡嗜慾曰減思慮曰嗇神氣汝其銘之俾吾朝夕

觀省余辭不獲則以謂翁之以遽伯玉之欲寡過爲師也久矣然伯玉誠六十化而書傳不言其年壽所極使伯玉遂至七八十則吾知其化者愈化也今翁所以不自足於六化而乃有所謂七戒者此歟七戒之事不越於平居日用又似乎攝生養壽者之所爲然學之道不可舍日用而他求至如攝生亦在其中且所謂罕與節等七者卽皆損之義而程夫子論易之損曰損過以就中損浮末以就本實損人慾以復天理夫惟損人慾以復天理學莫要於此又無以加於此者然則淡嗜慾實爲七者之宗而翁之戒之也

當益切矣余見翁顏貌不衰於方六十時其精力愈
旺是既有資於攝養矣自今將歷八十逾九十殆乎
無疆而其學之漸進而逾化庶幾年彌高而德彌邵
者又豈特如衛武公之作抑戒已哉噫損慾復理之
工以翁老成純懿猶加勉焉如此況余小子之稚蒙
重以罪謗愆咎尤宜知戒而顧蔑乎未曾用力是可
愧也惟不自揆事各爲銘如左以仰塞翁之勤意而
非專銘翁盖欲以是自銘云

罕出入

惟身之動心易驚外所以深居非直遠害易言龍蟄

詩詠鳥止靜坐善學服膺程氏

節飲食

人於飲食盖不得已苟無飢渴適可而止恭受天祿罔徇人欲百疾之生亦由厭足

慎言語

言之以口惟悔之門以心而言言盡心存慎之慎之出好興戎惟其不足是以不窮

省喜怒

大喜破陽大怒破陰非病于體是賊于心喜而怒而惟當於理在其未發涵養而已

淡嗜慾

孟云養心莫善寡慾人聽於道朱又先覺惟彼衆慾如塵之淨惟此一心如鏡之瑩

減思慮

擾擾膠膠思慮之多惟其多矣少之如何旨哉先儒論敬之工整齊嚴肅一物不容

嗇神氣

君子於財尚節以嗇矧我神氣實惟天得嗇之有道不勞熊經收拾保惜欽哉考亭

族弟壽澤木冊匣銘 并序

器以木爲之被以革其中可盛書幾卷而稱爲木冊
匣者三從弟壽澤奉之而來示余曰昔吾先曾祖滄
洲府君娶於怡愉李公之門李公方宰順天實造是
匣予府君府君常用之其當丙子之難扈　駕入南
漢亦以自隨焉後傳于我大父六化公今大父賜壽
澤蓋自匣之始爲吾曾祖所有至今八十餘年中經
兵禍而無恙仍以傳于後物之舊而可貴如此故大
父命壽澤請於兄而銘焉兄其圖之余謹受而敬玩
之仍謂壽澤曰人於其先祖之舊物孰非可貴者然
先祖而如滄洲先生舊物而如是匣則尤有大焉大

學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朱子釋之以爲後賢後王余謂子孫之於先祖獨不當賢其賢乎親親固子孫之事故分而言之然賢賢則實通於彼此此理甚明朱子之意當亦然矣惟我滄洲先生之賢非余所得而妄論而凡世之賢人者皆賢之則此其賢之實而在其子孫又何如哉且朱子論讀書爲學之道曰雖孔子之聖不可舍此則從古以來賢人之所以賢孰不由是書以致而卽先生何異也余生後不及先生然吾皇祖瑞石府君實嘗學于先生不肖又竊聞皇祖之詔矣盖先生酷好讀書平居手不釋卷其有出

入輒携之如近思名臣錄諸書尤其不能一日無者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所以賢與是匣之所以爲先生用者皆可知而所以於兵戈搶攘之中亦未嘗不隨之也匣之可貴烏可與他器物之舊者同之乎夫親親私也賢賢公也其所以推之於物也有異焉今壽澤之有是匣其以謂先祖手澤之所存而愛護之葆藏之以寓其追思而無敢或墜失焉則是親親之推也其以謂我既有先祖之所嘗有而用其所嘗用豈不能讀其書而爲其學我豈不自以其賢之不如先祖之賢爲憂乎云爾則是賢賢之推也其私者不必

勉盖壽澤當不待勉其公者不可不勉卽壽澤固亦自勉而然猶恐其志之不堅而行之不力耳然賢賢與親親其事雖或異而其本則亦無二焉夫以犬馬亦愛桑梓亦敬之深且切而加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大且遠者其所感發而成就志有以益堅而行有以益力又豈後賢之於先賢而已而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有尚於此者乎壽澤勉之哉先生實余之曾仲祖而怡愉公卽吾母之曾祖也六化公與余同外氏然余之慕六化公盖有在於親愛之外者公又不鄙余乃令壽澤來學於余余實無以

教壽澤幸因是匣而申舉先生所以讀書爲學之事以勉之然余非敢稱述先生惟以勉於壽澤之意爲銘銘曰

木耶革耶餘八十年大哉其用先生以賢有爲則是況在孫子束書不觀惟爾之耻匣宜無忝況于先生我銘飭之庸視爾成

哀辭

內從弟李伯道哀辭

內從弟韓山李伯道思誠在西原之桑梓病逾年竟歿于陰城村之僑舍以柩返余適有事于西之傍縣

歷弔其喪拜于從舅氏從舅氏哭而言曰吾兒孝悌聰明宜業吾家嘗績文有成而未及表顯於時壽纔二十七而止吾先世積德襲慶而先君含光不耀吾又困窮沉沒吾之期望於吾兒何如而至此此殆吾頑狠奇險致茲禍吾寧不悲歟吾母耋且嬰宿疢而吾又病其侍吾母而扶將救護惟吾兒是倚家奉累世祀仰事俯育家務殷繁而每患窮匱難給凡土田臧獲之事一畀吾兒而經理凡族黨賓客隣里往來不論貴賤遠近其接遇應酬亦惟吾兒是聽而吾母每言曰吾孫善事吾粢盛之供甘旨之養以及諸裘

葛之具無或闕乏而家人小大至婢使之在外者必
頌曰小郎君小郎君鄉黨之往來莫不以有賢子致
慶於吾吾兒學于吾弟吾弟之文爲儕友所重而吾
弟每稱吾兒勝已若吾兒之行與能可謂卓絕倫類
使假之年則是必不但光大我門戸而已矣比我家
之禍變相績苟吾之罪逆難容則天何不勦吾命而
留吾兒以承先業繼先休而乃使吾兒至於此是不
惟吾之奇險實李氏之厄運而門戸則亡矣吾寧不
悲歟吾自遭此悲尤以莫慰吾母之悲爲悲且吾兒
之寡妻稚兒非吾則誰復存之吾固忍痛苟活以至

今日而此悲又何忍忘之耶惟吾兒之行能生未能表顯於時歿又泯滅於後則吾之悲逾益甚子其有以述之以紓吾悲且吾兒長逝之魂亦可以無恨矣余哭而對曰才不才各言其子況伯道之才耶況從舅氏雖不幸困窮吾知從舅氏之賢必不私於其子況伯道之行能有不待從舅氏之詔之而余固熟知者耶苟吾立言而後之人惟吾之信焉則孰復有疑於從舅氏之私耶然吾畸於世身方辱賤寧能張大人而信於後耶從舅氏又哭而言曰毋辭余不敢辭又不忍辭遂作辭辭曰

猗嗟伯道質之美只恭于大母父得子只徧洎隣黨
罔不媚只咸曰有人于李氏只餘力則學文日肆只
繇源迄流衆善備只疢疾彌年醫殫技只胡不少延
承先趾只大母暨父哭于次只門戶之厄禍至此只
我弔其父悲莫已只猗嗟伯道魂曷慰只惟行與能
諒不欺只我作斯誄昭千禩只

祭文

祭金醫萬直文

學俞扁人人咸與交疾而賴活世又滔滔公於我家
自我祖時小大有疾一畀公醫其交其賴如我家獨

昨歲之秋母氏沉篤顧不知醫其敢恃天公投良劑
危證脫然母氏再安公恩天大所賴若此交亦增倍
盖四十年不替罕摯謂公一家匪戲伊義惟完暨沁
並隨吾嚴錦妓字蘭護公旅衾海之銀鱗蹴公腸蔬
畱連醉飽以康以娛我縱羣稚捋鬚拍肩公受不嗔
顛倒笑讙非故昵侮緊交之厚惟公謹重行誼甚茂
藝術之精在公匪多　列朝侍藥金帶寵嘉典圻兩
邑民曰父母間遭廢棄終繫囹圄黨人之禍何有於
醫公禦魑魅大荒之陲惟時我家亦遷溟嶼契濶畏
忌音耗永阻霧露之疾恨莫付公醫不自醫感傷則

同噫大夫人先夫人逝門閭痛結風霤悲係嗟公感傷非直霧露六載大霈萬灰相遇觀公顏狀始驚終慮昔之豐腴其悴何遽北方之佳公歸有挈我每戒公所憂斧伐一病奄忽猶曾不圖隣舍之逢僅數朝晡公逾六旬又傷而悴豈專斧伐大命之止惟我之悲罔以壽間笑言在耳儀形在眼所不可忘惟恩與義已矣斯世報公無地我治薄具送公之行公靈不昧庶歆我誠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九

北軒居士集卷之二十

蘆山錄 文

序

送韓成川 永徽 序

有邑於山水之間其樓觀之勝聲色之娛最一國雖不甚饒而有粟帛蜂蜜之用於常俸之外又閒而無事故凡得之而喜者皆是也乃今韓使君獨不以喜而以戚將人之情異歟余謂喜戚無常而其情未始異也夫得而喜固以未得爲戚其戚於此將有所喜於彼何常之有而其情然也情者人所易發惟隨所遇而姑置其情勉爲吾所當爲者是義也使君早顯

矣旋遭人言抱寃屈而廢者盖十年矣幸　聖主察公議爲伸釋之遂復臺省之舊踐而仍以得此邑秋毫皆　主恩也其宜置喜戚惟爲所當爲者在韓使君之所遇尤有重於他人之義焉耳夫山水樓觀外也聲色宜戒也凡俸用卽　主之餘也雖閒無事亦有民也民者　主之所以畀使君而安之者也苟安民則是所以承　主而今使君之所當爲者惟此也苟爲吾所當爲者是所以報　恩也而暇有喜戚於其間哉使君其勉之矣

奉送舅氏長水宰序

盖余外氏以拙爲家法舅氏又拙人也周子之論拙至曰風清弊絕是雖非人人所可及然嘗見拙者於事之不當爲者以其不能爲而止者多焉拙之可貴莫甚於此推此而往雖至於風清弊絕可也抑拙者或於當爲者有不能焉然孟子不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乎苟不爲其不當爲則於其當爲亦可以勉爲如恣爲其不當爲而時或一二爲當爲以掩其羣不當爲則是眞巧者之事也今舅氏以白首遲暮之年得小邑於亂山之中人拙而官亦拙庸詎有當爲不當爲之可爲舅氏言者哉然官無小大無

不可以自効況治邑之難哉且世方尚巧巧者恒得志拙者恒無以自見而舅氏處於羣巧之間是將前有責而後有憂非復在家時矣雖然余謂舅氏巧不可爲惟拙而已矣惟於不當爲而不能者毋或强能之而已矣苟不能於不當爲則其於當爲雖或有不能當亦勝於巧者之能矣且本巧而後巧可爲也拙而耻其拙也乃强爲巧焉則其勢甚難而反不如拙之無害此周子所謂巧者凶者也舅氏旣拙又力學至老固非隨所處而變其守者特余以愛慕之切故獻其愚如此云

送申正甫赴北評事序代人作

昔蘇子由言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有奇氣馬子才言欲學子長之文先學其遊二子可謂知言矣然二子之文不能及子長且二子者雖遊覽四海眞如子長其文亦必不及子長無他二子生於子長之後不能不學子長故耳夫旣學其文其於遊豈不遠乎二子亦可謂徒言而無實者矣申君正甫又生於二子之後方且學二子而恐不及況子長哉然正甫今將北遊過金剛窮海山踰鐵嶺遵鶴浦放乎北之凡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

處何異子長之江淮洞庭巫山巴蜀而北之於我如周漢之岐沛　穆翼度桓積德肇基之遺跡我　太祖飛龍御天之所自及其　園陵宮殿具在正甫之遊何異子長之探禹穴窺九疑北之極則白頭山豆滿江也中州山川自西而東凡幾萬里其氣至此而窮傍則海也而又天下萬水之所注正甫之遊於其間所以感西方之思起神州之歎又似子長之涉汶泗而觀孔子遺風者矣北之士不知果如燕趙豪俊以否而計其尚氣義負雄力瞋目語難彎弓馳馬狎虎豹而輕戎虜者其中當亦有庶幾焉馬氏以張旭

之書喻子長之文今北之諸姬玉貌繡衣而舞者又安知不如公孫乎盖正甫之遊則幾如子長矣其文則願置蘇馬二子之文而勿學不惟蘇馬幷置子長而勿學惟以其得於遊者爲文而已則子長雖不可遽及而其或異於二子之徒言無實者矣雖然文有不可置者子長固不嘗曰誦古文乎古文者如伏生之尚書是也

送戒環遊湖南序

水原萬義寺僧戒環即守尤齋先生墓者也昔年吾弟仲施爲水原府使余與之往拜先生墓退而宿於

寺從環問先生遺事環嘗爲擔先生籃輿夜則侍宿故其言先生事甚詳後環訪余於蘆山今又來告湖南之行仲施方觀察湖南意環或有求於仲施然環實無所求盖欲一遊湖之山水也余謂環爾雖無求乃仲施宜有以待爾此無他尊先生之至故也世之尊先生者少誰復推及於守其墓之僧者湖南之守宰如吾族父公之爲羅州其於爾當與仲施同又錦山尹侯綾州趙侯井邑李侯長水任侯是皆尊先生兵使李公雖武將亦知尊先生者其他余未敢知爾尚愼其所之哉湖南士鄉也而其趨舍與時無常爾

有所遇勿遽與言惟山水之遊焉可也雖然湖實先生所嘗被　命往來之地兵營者在康津而其南大海即所由而入濟州先生嘗候風萬德寺井邑古楚山也先生受後　命於此故建書院考巖爾本守先生墓至彼豈不重有感矣而凡南士之指言先生遺跡所在及出入於考巖之院者是則尊先生者也

改粧君臣圖像序

君臣圖像一冊者余家舊物也余爲小兒時常在西浦先生側玩此冊先生指舜曰是泣故目高又指屈原曰窮相窮相仍諄諄言舜之不得於親而泣屈原

所以忠而見放而爲窮者其他亦多因其像而推言其行事又展至孔孟聖賢所在輒自以兩手執而揭之命余及諸兒拜拜訖而視之則其所揭乃武后也先生大笑曰安有人而忍拜武后者故嘲謂之見其慙憤啼哭然後已諸兒知武后之可惡又爭就其像抹而汙之然武后像前已汙甚則不特先生嘲謂余輩其惡武后而汙之可知其自先君兄弟幼小時已然冊眞舊物哉先生之教子弟其於提誘小兒尤勤而小兒喜玩圖此圖又所以像古人而善惡具焉故其存至教於燕閒笑戲之間者如此余家經患難冊

多散亡余又多不在家不見此冊者久今得於弊簏中則冊之上下缺數葉中亦破毀其雜書亂畫殆不可辨本像者皆前之所無而亦不知何兒所爲也於是命工就每葉貼以他紙稍爲完善新其粧而藏之余非但愛惜舊物實不敢忘先生所嘗見教之至意焉爾丙申季春春澤書于北軒

記

蘆山草堂記

余於甲午冬遭兇人事旣出獄以翌年春率妻孥歸蘆山先墓側人或問曰子以蘆山爲可免乎余以爲

吾安知免余既不如古烈士之刎頸以明其寃宜高舉遠邁絕跡離世以謝今與後之人而以母在未果惟不敢偃然輦下則姑自屛于此粗以求可於吾義而已免不免非所計爾於是作草堂於林園之中而居焉余惟居者所以安而安者人之所易懷也余誠不期於免求可於義而已則雖風雨之蒙冒鳥獸之雜處奚其不可而乃用堂爲豈余猶安之懷歟苟安之懷則未見其得於義也余聞君子之於飢渴而飲食寒暑而居處盖有不得已者存焉余豈獨異也今其堂又甚陋風至而搖小雨則漏余之不獲居堂或

堂之先余而毀皆不可知則殆未有安之可懷矣且居者不得已也義者不可已也余何敢以其所不得已者而廢其所不可已者哉雖然余前後謫遷者五繫獄者三曾不能一日安於居而方其自濟州出也到中洋遇大風舟幾覆者數余於其日危坐舟中凡意念所起去其惡者而存其善者俛仰之頃如此者不知凡幾況其在獄畏懼自省益可知也自古善人不幸罹風波刑戮之禍者多矣余之區區一念豈嘗自謂其免於禍哉惟庶幾自修而以俟夫命者耳其後或自語以謂使余操心每如在舟與獄之爲則作

聖殆不遠其思在舟與獄之操心也則其平居操心之不若在舟與獄之切也審矣夫然則凡今所謂求可於義者其誠否得失當有可辨而堂固異於舟與獄則安又未必其不懷也茲書於堂之壁以自警焉時丙申二月二十日也

拜李忠肅公畫像記

丙申閏三月十日余自蘆山訪李叔謙於安山任所叔謙卽故忠肅公之孫而時主公祀余請奉公遺像揭於祠堂之外楹爲之整冠振衣再拜于庭訖從階升仰瞻焉像盖金鳴國所畫於 崇禎甲戌歲者前

去公之殉節江都爲三年而公年時七十九然而面無皺鬚之黑者多世以老而不衰爲窮豈公之謂耶余觀古之死於節義之人其像率多窮者雖其生致位公卿而絕無富貴逸樂之相今公頰骨高而色黃黑目視精悍而眉間攢蹙蓋於剛毅中若有所憂愁勤苦者實亦窮相也死節之人死非其所惡況其聲名風烈震耀於無窮其視逸樂而磨滅者不啻榮矣然以其死之慘則是不能不爲窮耶抑其人者雖不顧其一身其心每以倫常義理天下國家爲憂故憂之甚而窮見於像也余讀宋尤齋所爲公墓銘曰公

入自外哭于　廟社聲徹穹蒼未嘗不盡然淚下也公以老宰臣避難入島在外村聞事急則馳入城就廟社而死之是其一死之志已定於難初不特難初雖平居可知其爲天下國家之憂者甚切而此公所以窮也公以一身樹千古之倫常又有如尤齋者表揚其義烈而不幸尤齋之道廢於時則誰復知節義之可貴勢必同於磨滅而其窮者愈窮矣故如江都殉節諸人或謂以無可死之義而其可死而不死至於爲俘虜者則乃竊大名於一世世固自有不窮之人矣其窮與不窮之間又曷可勝道哉士不必窮惟

不得不窮而亦不可以不窮者其所遇之時然也余所感者如此而未敢輒言於叔謙獨書以爲拜忠肅公畫像記

說

朱子是說贈宋正相

夫曰朱子是朱子是而人問其所以是則不知而曰吾祖曰朱子是吾亦曰朱子是者此吾與爾之所同也所謂朱子是者固非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皆非而朱子獨是也朱子之前有周程張子盖謂周程張子容或有非而朱子爲全是也故孔子孟子之道程

子明之朱子又明之而其爲說或不同則不從程子而從朱子此吾與爾之所聞而知者也然周程張子所以爲周程張子朱子所以爲朱子其不同之說程子所以必不可從朱子所以必可從而終必曰朱子是者則顧吾與爾之所猶不知而亦不可不知者也請姑不敢曰吾祖云云而惟先讀吾祖所讀之書自孔曾思孟及於程朱諸書而求以自知焉而已讀而知之苟不善矣則其或不曰朱子是而妄謂容或有非矣然既能自知則亦當去其不善而進於善夫然後始爲眞知朱子是而眞能學吾祖者矣子路之於

孔子或不說或以爲迂惟顏子不違如愚其不違者豈但曰孔子是孔子是盖亦有自知焉耳今不務自知而曰吾祖云爾者旣不敢望顏子其於子路之不說亦不及遠矣

供辭

甲午鞫獄擬供辭

始就獄莫知端緒及諸人拿來竊聽其置對及與金象鉉面質之辭乃知象鉉以凶言誣余矣諸人實無所言於象鉉尤無可以問余者而初並請拿旣是法外安知不單舉象鉉之言而爲問耶預爲供辭待之象鉉卽以自做承款遂不果問而蒙釋

矣身萬死一生　聖恩罔極糜身粉骨何足仰酬矣

身七年流竄千里歸來以私家承重之人得與八十歲衰病祖母相見爲幸至矣於分過矣若以此時即塡溝壑則豈非所以卒蒙　天地生成陶甄之澤者而頑迷苟存又遭此境不忠不孝殃咎交極撫躬痛恨惟願速死　嚴問不可以不對至寃不可以不暴而金象鉉所告兇言中二字實是爲人臣子所不忍聞不忍言今欲提起辨明而魂驚魄褫五内崩裂將何以爲說乎至於謀害之說曾於丙戌恐死辨明至今思之寢夢餘悸又何忍重爲提起乎嗚呼聞此言而如此者凡在人臣誰則不然而矣身之家忠孝相

傳累百餘年近世以來處地分義尤異他人矣身雖不肖無狀然其天賦之彝性不泯又嘗得聞父師餘教矣所謂休戚之共萬世以期惟我　春宮邸下即我　仁敬王后之子其所愛戴百倍恒品所謂眷眷衷悃實有加於朝夕左右之臣者已悉於丙戌供辭中而字字肝血可質神明矣自古賢人君子與凡無辜之人橫被慘誣陷於惡逆者何限而第觀今日天高地卑日月照臨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聖明在上公議在下雖千古所無之奸兇讒賊豈得以如此凶言指擬於如矣身者哉謂之千不近萬不似窮天地

亘古今之至寃極痛猶不嘗爲歇後語將何以爲說乎凡被誣之人有所辨明旣陳其情實之無他又必引事理形勢之無憑無據決知其不然者而爲言矣然今矣身則亦不以此等言語爲辨明之端者非他誠以其指擬之事萬萬有不忍形言故也苟忍於形言則其與造此言而誣之者相去幾何雖然矣身之誣不待辨而自白矣嗚呼今玆象鉉所爲實與向時林溥李潛一串貫來盖辛巳妖賊之誣招有曰亦豈好則溥潛從而爲謀害之說溥潛旣曰謀害而象鉉乃承襲其說又加之以不忍聞之二字愈往愈極更

無餘言矣仰惟　聖上日月之明前已洞燭溥潛情
狀今於象鉉窮兇極惡造言誣人之情節寧或有所
遺照乎矣身在京中象鉉在嶺外所謂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矣身聲息無論白黑善惡象鉉豈有得知之
理乎茫然未有證驗蕩然莫可指的昧然所不知何
狀而公然自造凶言其言中必之一字其爲虛罔又
甚於古所謂莫須有矣是其言將自以爲臆探耶懸
度耶雖尋常之事固不可以臆探懸度誣人而成罪
況此大逆不道之罪乎又況本來無可探無可度直
是白地做出空中加誣而已此豈足以干矣身毫髮

哉今矣身自被誣耳若使此事在於他人則矣身只當曰虛罔可笑又何足爲之呶呶辨明乎然於其造言誣人之兇賊則亦當憤痛切齒恨不能臠食其肉矣奸兇之黨讐嫉矣家其來已久他不暇言惟自溥而潛自潛而象鉉誣而又誣敢謂天地可欺　聖明可罔而必欲滅亡累百年忠孝之家天下寧有是乎天下寧有是乎　天鑑孔昭憲章具存鬼蜮之逞其奸而售其計固非所可慮也嗚呼矣身誠亦有罪矣初既不死而聞此凶言又懦弱無決不能揮枷搤項轉杻折腕辦一死於虎頭閣前以明此心以謝一世

而晏然視息口呼文字繁辭苦說仰塵　清覽以此
爲罪雖萬被誅戮固所不辭至於象鉉所告凶言萬
萬虛罔萬萬寃痛如上所陳之外更無可達

疏

三從弟壽澤陳辨疏代製

伏以臣曾祖文貞公臣益熙與先正臣宋時烈爲道
義之交而臣祖前都正臣萬增自少師事時烈矣臣
祖年今八十二歲屛處鄉廬春間得聞崔錫文等投
疏稱以爲其師尹拯伸辨而構誣時烈其中一節卽
時烈嘗因拯之迫問擧臣曾祖平日之言者而錫文

等乃謂非臣曾祖所言而時烈做出臣祖不勝駭痛以爲此事於吾並關父師之倫吾而不辨誰可辨者遂俶裝將發忽患痞瘧委頓不能自振乃謂臣父前縣監臣鎭望曰汝其替吾上京以吾意一聞於吾君臣父重違其志抑情離側具疏進呈則喉司終不捧入臣父緘恨退歸矣及至秋初臣祖伏聞聖心開悟乃有定是非之舉臣祖歡欣感頌繼以爲聖上處分如此凡拯徒所以構誣先正之狀宜皆莫逃於淵鑑而此事曲折苟無所辨則亦何望其盡燭此際又聞吳命尹等投疏其構誣先正歸之造言之

科者實襲錫文等前套而又有一說出於錫文等之
言之外臣祖益用痛悶急於一併辨暴而臣祖痞瘧
未蘇又添泄痢証情危篤臣父日夜扶救不忍暫離
臣祖且呻且泣而謂臣曰吾死無日矣汝父不可捨
去矣汝且承暴吾崩迫之悃使吾歸見父師也臣聞
此語不敢遲回賫疏入京累呈喉司而以　聖候方
在靜攝中又不獲登徹旋聞臣祖病勢加劇蒼黃奔
往臣祖一息未泯責臣徑還促臣更來臣情事罔極
玆敢以其未徹於前者冒死瀆陳冀　聖慈之少垂
矜察焉臣按錫文等之疏有曰邪爲恐人之說以臣

師之母明白殉節欲歸之於宣舉之逼殺自謂聞之
金益熙而益熙之於宣舉相知最深至登剡章豈有
心知其爲恐人而薦之於　君父者哉臣師以此痛
迫問於宋時烈則初答以爲金尚書不但謂恐人而
已其後往復語窮則乃曰君其問諸水濱益熙之甥
姪李選至貽書於時烈言其舅之初無是言則其謂
出於益熙實涉虛謊而傳播不根之說以逞其忿懥
之私者俱不可掩云云噫嘻此何言哉盖丁丑之難
臣曾祖自南漢聞臣高祖母徐凶訃奔赴江都則凡
其時避亂人事跡之因所聞而稔知無異目覩如尹

宣舉使其妻先死而身則苟活者即其一事也夫爲婦人而能臨難不愛其生從其夫之所導其節亦可尚然其妻之死由於已而已不同死人理之所不可忍而宣舉乃忍之故臣曾祖目宣舉以忍人而其斥之之辭亦或有加此者臣祖之親聞於臣曾祖者如此而以時烈之與臣曾祖相親其聞此言亦固也既有所聞而因拯之迫問據實而答之者元非所以誣毀宣舉而其於拯母之殉節豈或有傷哉拯以墓文之不足以絕時烈必欲尋事生釁舉斯言而迫問遂致有斯答而又舉臣曾祖尉薦宣舉之事以脅持時

烈故時烈又應之曰某之前後異觀則非愚所敢知
問諸水濵可也豈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云盖宣舉
於江都事後亦自慙憤務爲洗身向善之計依歸於
臣從高祖文敬公臣集之門下追隨時烈及先正臣
宋浚吉諸賢之間臣從高祖見其不娶不仕讀書講
學君子不追人之旣往又可欺以其方遂誠心奬許
臣從高祖而如此一時諸賢與臣曾祖誰獨不然此
臣曾祖所以當朝廷急士之時以登薦剡者而前斥
後褒各有其義則宜時烈之引喩呂蒙事而又借水
濵之古語以爲宜問於臣家此豈語窮而然哉故叅

判臣李選固臣曾祖之甥而選本與臣曾祖離多而會少臣曾祖之有此言而選未得參聞既無足怪且使選欲知其事則何不以問於臣祖而獨先貽書時烈耶設有貽書之事臣曾祖之爲此言則臣祖實親聞之錫文等之藉口於選其可爲初無此言之證乎抑宣舉之爲忍人有不待臣曾祖之言者宣舉初辭宮僚之疏只舉與友約死事故臣從高祖貽書宣舉曰江都事若元不舉論則已若舉而論之則必須據實明言可也人之詆毀左右者非謂不與諸人偕死也只爲導妻子先死而身則苟活也今若只舉上句

爲言則人皆以爲掩覆前失不可不愼云夫所謂導妻死而身苟活者卽所以爲恐人也臣從高祖之責宣舉以首實引罪者如此臣曾祖之有此云云又何疑乎況臣從高祖此書拯嘗手自謄送本家載於集中而刊行拯旣不敢以導妻死爲不然而獨於恐人之說迫問之脅持之其意殆不在於諱親而在於誣師今錫文等又直誣先正以造言逞忿噫造言逞忿鄉黨之士之所不爲而謂先正爲之自古小人之讒構君子何限而豈有如錫文等情狀者哉臣旣下錫文等所誣至於命尹等一說今請繼辨之命尹等之

構誣先正有曰其答李喜朝問則又托以故判書金
益熙之說而曰當日虜以兵圍住諸士夫常漢斬殺
數人而呼曰不降者逃走者皆如此欲降者皆跪美
村從衆而跪美村者宣舉之號也設令當時眞有此
事益熙之所詳知奈何益熙在世時前後五六十年
間他人都未有知之而及益熙身沒之後忽發於時
烈之口也云云噫此事有不足多辨矣李喜朝盖嘗
以宣舉江都事問於先正而先正果亦以其聞於臣
曾祖者答之矣臣曾祖之稔聞此事於江都臣祖之
親聞於臣曾祖固與所謂忍人之說同矣況其屈膝

之實又有不待傳言而無可疑者宣舉辭疏有曰爲奴苟免又答時烈書曰被執偷生夫被執與爲奴宣舉之所不能自諱也使宣舉辨疏於被執之初則已今既偷生而至於變名爲奴又自受虜標以出虜陣豈有如此而不跪者凡當亂辱身之人何限而莫如宣舉之慘傳者之謂以從衆而跪亦可謂厚於宣舉矣命尹等以事在久遠敢欲眩惑　天聽謂臣曾祖在世時他人都未有知噫臣曾祖既聞其時事狀以言於時烈則其又以言於他人與否非所可論且宣舉屈膝固非暗昧之事雖他人亦豈無聞知於經亂

之初者哉喜朝後生既不及於臣曾祖而其問於先正者蓋欲詳其事狀則先正又何不據其所聞而答之哉命尹等又以臣曾祖之薦宣舉爲口實夫宣舉之累莫大於導妻死而身苟活既苟活則跪固勢也慙憤向善之後見謂以非復阿蒙又何足疑乎噫錫文命尹等徒欲構誣先正殆謂臣祖老病難起必不能自辨而相繼譸張如此其欺　君敗倫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臣以藐然微賤敢替祖若父煩瀆於此時極知猥越而第念拯徒之誣先正前後累變其言始則謂拯背師由於墓文中則指斥先正之心術其誣

益酷而出其所謂擬書者及墓文擬書爲　聖明所
取覽而定其是非則此輩更無可言乃以先正聞人
言而言之者謂之自做此於先正實爲未盡辨之餘
誣今不明辨則是使先正抱寃邪黨藉口猶夫前日
矣惡在其定是非也且臣曾祖嘗受知　聖祖爵位
名德顯重於世而今以其所言於人者謂之不言凡
人言行之以無爲有者固誣也而以有爲無亦莫非
誣則此不但爲臣曾祖之子孫者私欲辨暴　朝家
事體亦有不宜置諸黷黷者臣故覼縷至此伏乞
聖明勿以臣人微而廢其言益加　洞察於錫文命

尹等構誣罔極之狀明示　處分千萬幸甚

祭文

祭仲父文

維歲次丙申八月戊子朔越三日庚寅從子春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訣于仲父竹泉先生靈座嗚呼孟子之言曰人樂有賢父兄以父兄之中也而養子弟之不中以其才也而養不才然惟曰竢其自化孟子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亦曰不義則戒之而已惟我先生之於小子不特養之以自化也不特待不義而戒之也盖不以小子之不肖而猥謂可入於善也

其平居所爲教詔而責勉未嘗不曰古人若是吾祖若是吾父若兄若是爾宜若是又未嘗不曰吾雖無似亦實有若是者小子至愚卽化無以受戒無以服而乃先生責勉之過若曰不若是則不止也然先生不特如此而其教詔常間以講問責勉殆欲其交相使小子亦不敢不以告曰古人吾祖若是也自夫祠祭侍奉至於纖微一切處家之道小子所宜承教者外如朝議官政是非失得與其進退語默之宜及凡理義之深眇文辭之曲折又不以小子罪廢且蒙昧而輒以相講此固朝晝所然亦常於夜中見召小子

昏惰醉睡遽披衣以趨則先生方明燭端坐左圖史
右筆硯其酬酢辨論至更鼓盡而無倦色也其或去
侍之遠則手書滿紙精勤詳密往復不置者又非教
則講顧其於教率多不能體行即所以對於講者可
知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以尊長不耻於卑
幼雖愚亦竊知其問之乃所以教之也疾病呻吟之
中其教彌勤逮其危篤則作詩命和論夫一氣復初
之理引而近前授以慰譬老親之辭無非教者而其
眞誠强力殆可謂斃而後已也盖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竊覩先生惟欲善不已必求其善之至者奮往直

前以爲一退步則爲惡夫千仞之山峻厓峭壁登之
艮難而旣自致身於此又責勉人而欲與偕焉此凡
古昔賢人君子之用心也而于人則可于子弟則未
可而獨先生施之於小子小子跂而莫及怠而自廢
且崩而墜於不測之淵谷然猶仰望而知有此山則
是先生之教之力也夫爲賢父兄之所養而樂而今
實以父之慈兼師之義小子所以敢樂於先生者如
何而先生遽棄小子矣嗚呼先生之賢信乎追古人
繼先烈而今之士大夫其善者固皆謂先生直以事
君公以治人雖姦邪流俗素欲害而不相悅者亦言

其律身之清然先生非可指事立稱惟求其善之至而加不息之誠此其所以爲賢則人未必知即知之未若小子得知於承教之際之詳也小子險釁孤露諸父後先喪亡今又失先生之庇覆將誰仰矣況大母年迫而煢獨此極聞者之所盡然小子尚何以堪然其悲且恨之終天而不可盡者其于承教之無所也特深切焉豈非以陷爲小人忝其所生之甚可懼哉嗚呼小子不復聞先生教月已再易矣雖先生之不見而其平生之言則在焉盖嘗詔小子曰爾每予過中又曰爾年四十乃復有癡心客氣耶以小子之

積罪謗而爲世僇則曰爾誠不宜自沮但毋憤嫉而激也以其文之發於情性則曰爾筆端麤而未嫩又繁太繁簡太簡先生之教多矣而莫要於此數言即無非勉其損過以就中也小子庶幾佩服而勿忘從今至死之日有行而無不曰使先生知以爲如何雖其寢遠而若固臨之而已矣心則然其將卒免爲小人耶將少紓其終天不盡之悲與恨否耶尚饗

祭貞夫人洪氏文

維歲次丙申十二月初三日己丑從孫春澤與其妻李謹治薄具敬以祭于再從大母貞夫人洪氏之靈

而告曰嗚呼婦女之賢必曰有士行而孰有如士君子之學通而行全盖古人之所難而惟夫人爲然故其詩書珩珮卓有本末而不惟端嚴淑哲之得於天嗚呼夫人之生一時榮貴而悲憂煢獨者半生以沒其齒雖精靈必戚然於繼子之多疾與又無子嗚呼稽古者不獲於今修身者多窮於命理之反常卽何論女與士而非獨夫人之不幸嗚呼賢而窮者所幸令名之無窮然掩翳不彰又多在閨閤之中嗚呼小子之仰夫人不特戒妻女而以爲師且其不肖之愚實有感於獎知然不能爲之纂言述行闡其徽烈與

夫中壘之傳而並垂惟炙雞生芻古人所以寄哀賢人之義今於夫人輒用自効亦惟俯仰而自愧尚饗

祭韓司諫 永徽 文

維歲丙申十二月十八日甲辰姪光山金春澤謹告于表叔司諫院司諫韓公之靈曰嗚呼我之大母公呼爲姑聞公之喪大母曰吁我家衰替幸有二姪相繼登朝我常嘉悅今皆蚤亡莫振厥衰而況此姪後事孔哀嗟我父母厥葬遠隔宗姪先亡嗣孫又弱厥弟幼兒爲此姪後門戶誰持丘壠誰守所以老身爲此姪慟具茲酒食若代我送嗚呼婦人於家亦見孝

慈衛女至情聖人采之大母此心寔出於正小子孤
露大母爲命大母之心我以爲心所以於公亦慟之
深嗚呼屈行同隊白首舊誼欲別爲奠以効文字然
亦不出大母之言匪惟大母寔追先人適值先忌未
能臨穴公其聽否此焉爲訣尚饗

贈叅議白受繪梁山松潭祠宇賜額祭文代製

惟靈海隅匹士疎遠於國克全天彝忠義殊特島夷
稔亂係累我民靈未弱冠風骨嶷然賊謂可用必欲
其屈靈怒而罵胡不我殺拘囚幽室涅臂自矢不臣
犬羊爲李氏鬼試以刀鑊含笑卽赴蠻酋咨嗟始脅

終護潔身而歸義聲載揚匪靈之聲乃國之光時丁
昏濁孽臣逞兇讐母之議發於黌宮文諭所到紛爲
聲勢靈惟憤痛北向裂眥曰彼兇徒斁滅三綱人其
禽獸宗國其亡寧我得禍毋人受汚搘文投地毅不
畏怖純剛正直寔靈禀氣前後樹立爲無所爲子卿
持節董生明倫靈事實難殆過古人　聖祖褒嘉亦
因公頌除書屢降盖將大用出而趨命曾不淹年寬
樂以終我林我泉大嶺之南名高朱鳥　先朝贈官
厥閭是表聞風興起多士同心建祠以享于彼松潭
髣髴雲旗臨睨舊土輔我翼我以鼓以舞于惟華夷

與夫邪正其辨莫嚴春秋可證世降叔季義理寢晦
存亡所關予故憂慨如靈成就曷不致崇諷我凡百
不汚以隆茲循儒請亟宣祠額仍薦苾芬靈其歆格

行狀

外王父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持平李府君行狀

外王父李府君諱光稷字子輝韓山人實高麗忠臣
文靖公牧隱先生之後先生有子諱種學號麟齋樞
密直學士當革除初杖流尋被害生諱叔野光州牧
使生諱蓄黃海道都觀察使　端宗末退居田里二
十年而終生諱塡左參贊佐理功臣韓城君謚安昭

生諱惟清左議政嘗救佔畢齋忤燕山遠竄後經己卯事自恨不能如鄭文翼遺命勿請謚生諱彥洪忠勲經歷生諱沼茂朱縣監生諱浚果川縣監　贈吏曹叅判無子早歿茂朱公取其兄　贈執義諱洎之子　贈承旨諱濤之第四子諱德洙爲果川公後吏曹叅議　贈左贊成號怡愉堂於府君爲祖考考諱弘淵崇政大夫左叅贊號三竹兩世名德相承有清陰金先生尤齋宋先生所撰墓銘三竹公後夫人曰商山金氏觀察使諱尚之女府君以壬申十二月初二日生　孝宗庚寅中生員遊國庠率同志上疏請

召致愼獨齋金先生　顯宗庚子以明經擢科入史局爲檢閱轉待教奉敎陞典籍壬寅由禮曹佐郎拜持平初　孝廟薨禮官議　慈懿大妃所宜服尹鑴倡言斬衰三年尤齋先生引賈疏四種說大臣據時王制定以期年許穆上疏斥期年尹善道又疏論如穆指而曰大統不明　宗社不安又爲假世子攝皇帝之說盖不止構誣尤齋　顯廟命善道圍籬安置至是因審理撤籬府君啓爭曰善道之包藏陰慝欲以戕士林禍　國家其罪浮於四凶討罪懲惡之法不可少寬又請罷內獄禁內司用印使宮府爲一

體褫拜正言又歷兵曹正郎爲持平請宮家免稅之田議於宰執侍從及在野儒賢而酌定又海堰山田之稱以無主而折受者令該曹問諸道而並裁革病褫還兵郎癸卯出海運判官又拜持平洪宇遠營救善道則啓請削黜宇遠曰善道凶言上犯　先王而宇遠謂臺閣之論專爲覆盖宋時烈之失邪說如此而不加罪斥則終至於國不爲國持平申厚載立異宇遠事斥兩司兩司引避玉堂因處置陳戒被　嚴批正言元萬里以其爲玉堂所請出而又引避忤旨特褫諸承旨覆逆而安後說獨不叅則啓論後說

乖舛不職之罪又除兵郎還正言又爭宮家折受免
稅等事請革屯庄募民逃役之弊請置閹豎凌辱朝
士者於法仍與執義南九萬請對爭執九萬被　嚴
教引避府君亦引避持平尹遇丁處置府君曰爲
國家忠慮可尚無可褫玉堂閔公維重白　上曰南
九萬李光稷縷縷陳達實出於憂愛之誠而太無假
借之色恐爲累於　聖德府君遂上疏曰人主之尊
如天其威如雷霆苟非忠讜敢言之臣孰肯攀天而
觸雷霆是以明主之聽言必和顏以受猶慮夫壓於
嚴威今　殿下則不然凡羣臣之進言也不避忌諱

則輒以矯激而疑之反覆開陳則必以支離而厭之輕視慢罵不但訑訑之拒人南九萬所陳於　榻前者語涉宮家宦寺而　殿下以節目間事遽加　訶責至有聽之甚苦之　教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殿下尊爲一國之主誕撫四境之內尺地莫非　殿下有也一夫莫非　殿下之民也今乃有公私彼此之分必欲歧而二之此羣臣之苦口力爭而不知止者也　君臣之間情志不通上下相疑轉成睽阻似此氣像豈是　國家之福乎今日廷臣豈皆有私怨積怒於宮家宦竪猶且經年閱月言之愈力者只恐

聖德之有累民生之不保而已惟我　孝廟克勤于
邦將大有爲皇天不弔遽遺弓劒遂以休恤之責付
于我　殿下惟　殿下繼述之孝只在修明政事措
國治平而顧其朝政有闕　聖德有累則惟言官可
以爭執若復於此不少假借終至於人懷恇怯以言
爲戒則幾何而不趨亂亡之域哉　批曰陳戒之言
予甚嘉焉冬雷兩司請對府君陳朝廷紀綱之委靡
仍以幽獨得肆之地爲戒又曰以至誠招致宋時烈
宋浚吉大臣策勵庶司百僚各自警飭大振作大警
動然後國事可做又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災士大夫

家爭相華靡衣服之制年年更改以爲　闕內制度
天生有限之財豈可盡用於奢侈　成宗大王寢病
時所御木綿衾至有破而不補處此出於野史其尚
儉德何如也又曰　聖體久未復常聖人曰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小臣愚妄不得不致慮於　聖上上笑
曰爾言甚善又曰　宮禁不嚴竊聞宗室駙馬等入
闕至於多張女樂　上曰公主駙馬或出入而女樂
之事無之有聞卽達固宜予當加勉時折受等事久
未蒙　允兩司皆引避府君啓曰臣所請者皆係民
生之休戚　國家之存亡而　聖意落落臣固已慙

醜國之所以爲國以有土地也人民也今棄土地以
與私家設爲淵藪以納逋逃臣未知土地既盡人民
既散　殿下將何以爲國　國家既亡之後宮家又
何以享其富貴乎出而又力爭又引避遂不赴　召
褫甲辰正月二十八日以暴疾卒初葬燕岐改葬清
州花竹里癸向原嗚呼府君之歿吾母纔十四歲矣
惟三竹公金夫人皆壽考每對諸孫泣而言府君事
春澤又得見三竹公哭府君之文曰自汝髫齔英華
發揚既長既壯日就月將人苟有才鮮克有德惟汝
不然性本仁潔念汝孝友推及親戚一於恩愛略不

外飭金夫人之所手錄而詔之者曰吾兒之在吾腹吾夢龍降于室者屢故既生而命乳名曰見龍七歲時數月之間盡讀史略十歲盡誦孟子吾憂其太早成也長而詞學大進名譽方興而謙以自居未嘗言及人之不才壬寅玉堂之選吾兒以次點不與人皆稱屈而吾未見其有幾微色吾兒之亡　顯廟撫膝嘆曰惜乎失此人才寧可復得也盖淑明公主以言于府君女弟之爲其娣姒者云怡愉公素師吾先祖沙溪先生而吾曾仲祖滄洲公又怡愉公之壻也滄洲公之期待府君殊甚而吾祖考瑞石公自幼與府

君定交吾先考始生而約以婚姻吾祖素嚴重難於其所親好未肯苟稱揚而其祭府君文曰稔子行誼莫我若今孝友純明質精白兮姱節脩能謇而博兮飭行于家升　王國兮秉簡臺省躬正直兮盖府君之論宇遠後說也吾祖嘗以執義同啓云後常悼念不置吾兄弟皆不肖而或其孩提時有氣貌明秀者則吾祖輒嘉之曰是殆類其外祖也退憂金公壽典文曰清明之質剛果之資雅潔之操敏悟之才芝湖李公選則曰資挺剛勁才賦敏達息庵金公錫胄挽詩言其與府君同事於國庠與諫省則曰多君常慷

慨愧我每低垂其致嗟惜則曰叔世淪才恨明廷失士悲凡於此而府君本末之實著矣抑又有大者尤齋先生之爲祭文曰曩在己亥君未釋褐上慟　天崩下愍賤跡追書送我謂淚橫落我意君心已不草率又曰今歲發春褫來一角謂　上初服公專前席維時載筆亦屏文石事莫聞知史失收錄我方修史盍記潛擲則將追補無俾有闕我喜語心我心斯獲答謂此外又有事存頃在　先朝猥蒙異恩凡所密勿外人罔聞泣弓以來歲月已緬惜其良猷將永無傳緘封在心暗涕空漣幸今有會並將編摭堅襲以

致以備填欽俾我　聖謨照在秘策昭示千億以永
燕翼此書纔寄曾未再宿凶音忽至失聲頓脚慟茲
孤心終成落莫又曰自　兩朝來幾人秉筆留意於
此只有君獨我之幽衷亦惟君託今其已矣此心誰
識是則府君之志可見而先生所以深與而重悼之
者也府君娶安東金氏同知中樞諱光燦女其祖卽
清陰先生也以癸酉十月十三日生母夫人延安金
氏旣産而歿先生養而教之十五歸府君柔順靜潔
婦道甚修先生又愛賞府君才質稱爲兩美云卒於
癸丑十二月十日祔府君墓有三女退憂公及文谷

公壽恒卽府君婦兄也府君嘗與遊山寺酒酣悽然謂曰人皆有子而我獨無二公以府君年少而如此竊憂之又嘗屬意於伯氏府使公與稷子秀衡後三竹公果命爲後焉舅氏有文行而窮晩從蔭仕監長水縣三女長適判書金鎭龜卽吾先考次適趙命仁次適司諫韓永祚縣監子思齊夭思兼思贊思勗女權禑宋淳源趙輿林妻思兼一子爲府君外孫者金春澤普澤雲澤民澤祖澤福澤延澤延澤趙漢綽韓聖昌德昌其女孫若干人舅氏命春澤曰吾之生卽與汝母氏同年矣故於先君其見而知之者不能詳

然猶思其英果而仁慈此其才行之全所以孚於家而重於朋友者耶久宜纂述以爲先君不朽圖而始則有待於王考其後荏苒積不敏之罪者亦由其不能詳而如尤齋及諸名公可以此事託者遂皆喪亡矣然吾雖不詳内而王考與妣之言外則諸公所誄先君者具在其立朝事蹟又當有可考且吾老矣及今願與汝共圖之春澤拜受教謹爲裒錄如右以備立言君子之擇又竊以其說附于末曰夫惟　孝顯兩朝之際盛矣　聖祖與尤齋相須而交勉者大義固在天下而其本則曰明天理以正人心而已故雖

如先主之中途崩殂一時士大夫猶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又其匡輔　君德多所切磨觸犯雖在無事當若立就危亡如府君所爲是也然無罪禍而有寵嘉古之論直臣必本於人主之仁信哉府君歿十年顯廟上賓而善道宇遠之黨得志又十餘年而尤齋之禍極矣且府君儕友諸名公如吾祖及息庵固以其屈伸同國之休戚文谷又與尤齋同禍而退憂芝湖事皆可歎也若其同府君言事之南九萬則終於媚賊滅倫前後判爲二人變怪何所不有所謂天理人心者不啻不能明且正而追思府君之時邈焉若

在於千載上矣府君雖短命其生而遭遇既足爲幸所自樹立而表見又如此況　兩朝所嘗密勿爲修攘之計繼述之圖者賴府君而顯於世終載簡策則府君之存者亦將與夫大義無窮矣此可以慰子孫區區之悲而後之君子其必於此而有知人論世之意也歟丙申三月日外孫男春澤謹狀

總論

仲父竹泉府君自叙總論

我仲父竹泉府君嘗自叙其行事遺命胤子星澤繼其未卒者其總論則以命不肖而使之請狀於李疎

齋竊記府君於病時令畫工寫眞不肖在傍曰宜要似不要好仍及古今誌狀之稱其人多浮於實曰此異乎寫眞而要似府君以爲然卽其以總論命焉者殆謂不肖必不爲浮衍之辭耳然不肖識淺而辭拙其何能似之嗚呼府君幼而爲祖妣尹夫人所最愛置諸膝而授以書始疑其鈍然端謹不好弄聰明益開其游居執業不離尹夫人及皇考瑞石府君側瑞石府君素嚴於飭子弟然府君未嘗以有子弟過受責於瑞石府君瑞石府君有所爲府君隨而贊之或質可否瑞石府君多從其言卽不從亦嘉其有執其

侍瑞石府君疾不解帶者三月至不可爲則刺臂取血以進居憂而毀疾事太夫人極其婉愉太夫人之視之若女子子也府君自少而長惟學於家實以瑞石府君及叔父西浦府君爲師以吾先考判書府君爲友雖甚尊慕尤齋先生而未嘗隨諸人請業然先生每稱府君曰眞禮法家子弟可與爲學問也府君治舉子業甚勤嘗謂吾先考曰士雖應舉其志將以致君匡時則可乎其立朝言議行事多爲其所難爲而關於大節者盖甲戌有所謂圖復　坤位之獄而不肖及焉旣而　上大有更張則南九萬乃縱張希

載又以已已事盡歸之　上而請釋諸奸兇府君形跡毓飛九萬又所嘗親而敬之者然上疏斥之尹拯背尤齋而爲奸兇所崇奬奸兇退而朝廷又多拯黨雖嘗斥拯及尊師尤齋之人皆莫敢言而府君極言拯背師之罪李景奭族大而强朴世堂盜名聚徒而府君極言景奭所以被尤齋譏貶者痛斥世堂之因撰景奭墓文而誣毀尤齋及景奭孫厦成之託伸辨而益誣毀者以故九萬等之黨皆切齒南漢行成之後六十餘年　孝廟所嘗密勿諮詢於尤齋者其事又遠士大夫鮮知大義府君因　經筵講春秋盛陳

尊周復讐之義而本之於正心保民尤以皇祖生員府君之殉節江都爲至痛又激昂於　孝廟之欲用死難人子孫嘗見朝廷乞粟於虜憤恨而衆斥建議之人及設　大報壇以祀　神皇又斥忌諱之議欲盡其尊奉之禮儀而曰虜若有問可以實對於是又見嫉於流俗夫稱慶進宴上號三事而一事也其曰皆可爲者衆言也又或有持可否其間者而乃府君則終始以爲皆不可爲也或面奏或疏陳贊揚　上之謙德甚至其與同朝爭辨愈力或私謂府君曰此事　上欲爲之而公戚臣何可忤　上府君曰吾惟

愛　君而已且戚臣獨不可愛　君乎及　春宮以宴事上疏言府君沮戲則惶恐走金吾待　命已而疏謝曰　春宮疏語無非孝心又曰益勉維則之思仰承謙讓之志豈不尤大孝哉於此愈可見其斷斷忠愛而其所爲不亦難乎其爭　禪位之事尤有至難者　禪位本非盡不可而惟　上年未高又方無疾此所以不可也且人臣之諫　主上禪位豈有歉於愛戴　儲君哉然當是時奸兇傍立幸此事之成故舉朝靡然觀望退縮大臣無意力爭主文之臣不肯草啓當請對而重臣多稱病府君乃自請入對流

涕而前極言　禪位之不可曰羣下不奉承而死則不失臣節奉承則爲萬世罪人　上誤聞府君所引祖宗語以爲辱厲聲責曰金某本來詭僻指水爲火府君之素忤於　上可知也然遂不　禪位於是奸兇之徒追咎其爭執申涪者投疏構誣府君并論宴事曰無　世子也其　禪位事曰無　先王無　殿下也嗟夫府君初爭執時寧不知兇徒之欲甘心如此然其所期者不奉承而死此所以難也府君常謂曰吾家自黃岡府君以來不能媚於小人吾皇考又爲　王室除兇逆已巳之禍吾家最慘非桁楊則嶺

海吾幸不死而歸矣然吾方痛時輩之爲後日計吾又何可顧一身之死生而不盡忠於　國哉至是不特浯之構誣九萬之黨又本與兒徒通趙泰一構誣府君與不肖逐府君於德山又林溥李潛應浯而起愈益慘毒盖構誣不肖以及府君向非　聖明在上則金氏之族赤矣然府君又幸不死而歸則又殊異於唐子方之少建明登對而爭柳赫然李元禎之復官仍斥護二兒之尹趾完又嘗按科獄得李鏊之奸狀而發之及鏊黨又當路則府君將不免而身亦已病矣然其遺疏之言皆所眷眷於平日者而必以壬

人爲戒則其亦古人尸諫之遺義歟始府君應舉時所言豈偶然哉惟以其致君匡時之志而不能使其致君匡時之道得行則是天耶人耶然道之不行府君亦何嘗不知顧以孤忠危節當衆怒羣猜之會而拘於處地不能引退又嘗自訟曰吾無狀不爲　明主所知何敢自處以大夫然猶不忍自疎而愈思自效者是固盡臣之義也惟爲我所當爲而已其不在我者何與焉平居多幽愁苦吟似有屈子遠遊天問之意雖方雍容廊廟而窘然如在山澤之間其飢食寒衣之節反不及寒士人但謂其貧儉而其實志勤

道遠自不暇於身體之養耳又不特守程門禽獸之戒嘗十年鰥處而無難也於物無所好其視貨財尤若凂未有一介非義而取者卽義所當取亦不取也任江都時衙廩常不足不肖嘗質其太過輒愀然曰吾猶恐不及於先父兄之爲也以文學顯人不以政術期之而守淮陽吏民爲立生祠在江都其崇節行重風教外又嚴密爲治多所釐革於因循之餘軍民賴焉事無公私大小思之必窮深造微惟至善是求求而未得則夜不能寐故其所行斬斬焉似準繩而率皆主於倫理出於懇誠未或有苟焉者然猶不自

以爲善也講論義理多加人一等常曰栗谷尤齋不特自大賢實吾先祖之道之所受而傳者於其言行何所不尊信然栗谷之爲調停而劾沈方叔尤齋之舍累惡而友尹宣舉竊有所未敢知又曰愼齋實始容接宣舉若吾先祖則必不然其論三先生事不苟如此於他賢可知其勉於自爲者又可知然敬畏前輩之心亦未嘗不至也於朋友効其忠告金農巖被敦召而或勸其進城外以辭農巖問焉府君謂此友大節惟在終身不出若到城外恐其勢不免一出遂答以不可又盡心於緩急閔判書靜能嘗爲人巧中

被逮將大困府君從容往要於其時大臣辨白以無事然終不以言於閔公也又不倚一偏不置形跡鄭丈巖道同義合然其請追享尤齋於　孝宗廟庭而上詢之則對曰不可違恒規一以意見不以鄭公亦不以尤齋也上號固所以爲甚不可者而疎齋終主其事然親重無間不特鮑叔之知管仲殆謂其深慮苦心自一義理耳於此可見其和而不同又可謂清者之量也歟嗚呼府君剛嚴而温雅介潔而精深其天資固已近道其服習於晨昏者無非法訓而淵源有所自來雖學問之名謙不自居而平生所爲無非

是學也在德山潛心讀易益親近諸先儒語後又得丘氏所編朱子學的常置案上凡皆所以暮年進德而觀於其疾病而飭威儀精神終不變而無怛化之色則學之所造又可驗矣不肖竊以府君本末參之古典而求其庶幾者豈非所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者耶責難於君謂之恭者耶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者耶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耶府君癯然白面鼻顴高而多髭鬚目視深而烱然若不可犯而實可愛如其爲人文章亦本家學而間嘗就質於金息庵深得作者規度最長於碑

誌時有似歐陽子者奏疏反復曲折要以盡寫胸臆
駢語婉麗詩亦古雅盖其各體具備近來處館閣者
罕及焉字畫端勁兼工篆隸遺集凡二十八卷所編
左氏傳概二卷史漢精粹十卷奏議文雋四卷　皇
明碑誌十八卷其儷文集成二十三卷印行于世嗚
呼不肖孤露惟府君仰焉府君憐其愚又憫其罪廢
而重教誨之實嘗以父之親兼師之義而今已矣惟
述其事行以託於立言君子其責固在不肖況以遺
命哉然今所論述誠恐淺陋未有所髣髴則竊悲且
愧也仍念李公之與府君即古所謂兄弟而姓不同

者其知府君抑何待不肖之言不肖旣以自愧而幸李公之知之則其有望於李公者又如何也丙申十月日不肖姪春澤在蘆山齋舍謹述

哀辭

水明樓沈公哀辭

昔歲甲申之春余屛居龍山與水明樓近主人沈公枉存之又唱答以詩連篇累什余一日乘小舟順江流泊於樓下舍棹緣厓而上公岸巾迎笑羹河豚酌酒賦詩相樂也尋余以父病入城病間而公爲義城宰將辭朝余承父命往送公會兵判尹公與今判決

任公在座而他客又多尹公盛具酒肴餞公公即出詩韻要諸客曰作詩先者都此酒肴任公辭有服尹公方屬思余詩適成其一聯曰西湖斜日漁竿在南國浮雲鳥道叅公取而吟賞尹公徑醉叱曰此兒須打公曰打何也惟使都酒肴耳尹公笑座客皆笑余時雖隨人言笑竊自歎以謂公與二公皆吾父友而皆長於吾父然皆康健醉飽遊戲公又韶顏如少年方爲踰嶺千里之行氣意甚壯而顧吾父特衰且病也是冬卒因余不孝神降禍罰余未免喪而獲罪於時流落海上七年乃歸聞尹公喪問遇公於弟民澤

家公喜余生還余喜公不衰擬以暇日重陪遊於江樓未果而公訃至矣回視中間人事之變如何而向所謂此兒者髮已白矣惟任公以最長而今無恙余若相遇而語及豈不愴然而況余孤生荐哭先友其興感於俯仰之餘者可知也余畸人也公固父友又民澤者爲公壻然公於余不特推其交舊姻好盖自有知愛者存而不惑於流俗之爲則余所以嘗仰服公之風義而嘆其不可復得於今也公嗣子汝翔甫請余爲哀辭公盖青松人副提學梧灘公其考也少爲士友所重厄而不顯從蔭仕至四品其處家歷官

行治多矣而顧余非敢稱述人者惟自叙其平昔從遊之樂與人事俯仰之感及所以服公於私心者而系以辭辭曰

謂公復指義城兮丹旐畫翣之即幽背明笑言遊戲之所兮四顧求之而莫接其容聲嗟人生之如此兮不見夫滔滔者樓下之水苟非先友之故兮曷爲使余而悲之不已惟風義之不俗兮旣不可復得則亦終不能忘焉爾

尹孺人哀辭

孺人尹氏其家世有死節之士三而歸于宋尤齋先

生道學禮法之家先生曾孫伯純甫其夫也孺人能稱其所生而宜於其所歸二家之親黨舊故皆曰賢然宋氏與我金有兄弟之契又重與爲婚姻爲伯純子婦者是吾女故余知孺人之賢特詳也孺人始及事先生先生甚嘉其得婦道伯純宗嫡也孺人爲君婦而奉先生祀克致所謂莫莫之誠伯純有高行事繼母以至孝聞孺人助而無違斯其大者他凡壼內之政無有不賢盖吾女間歸省余其獨與其母語未嘗不曰吾姑之賢如此吾妻之獨語於余又每曰吾女之得賢姑也如此非固賢者殆不能如此也然孺

人又有大焉方伯純之沒孺人痛不能亟死以從乃拔刀斷一指幾死偶不死而終喪吾妻於其間致書甚多而孺人曾不以一字見答即於其娣姒之親亦然是蓋未嘗一日忘斷指之心而卒病毀不支以歿焉夫斷指毀死禮所不載而孔子答林放之問以戚爲禮之本且孔子之言謂徒戚而不及禮者今孺人則能自盡禮而其戚如此此其所以賢歟余既詳其賢而哀其抱痛以終又嘆世之衰薄多遺其本如孺人所爲殆不可復見故遂不辭諸子之請而作辭曰節義之門始結縭兮歸于儒家稱而宜兮翼翼孝子

曰我儀兮儆戒夙夜禮無違兮籩豆靜潔甘旨時兮
正位于内百事治兮痛失所天竟死隨兮至誠貞烈
質神祇兮聖曰寧戚昭民彝兮夫惟天秩本在斯兮
彼謂不足我盡之兮允矣其賢得聖師兮世季波蕩
甚周衰兮末則鮮能本昺希兮賢哉孺人逝難追兮
我撮終始辭孔悲兮

沈賢希哀辭

沈生賢希年二十七而死其父汝翔哀甚請余曰子
盍辭之以慰我爲也余謂賢希之死非汝翔所得而
哀者賢希孝子也人孰無父母而其於天又孰不同

受其愛親之性然爲人子而能孝於親以不負其天性者顧少無他形氣累之也形氣之累非一端要皆爲一身之私而不顧父母若賢希殆不知有身而止知有親此其所以孝歟人之道仁義而已孝是爲仁之本仁又包夫義故曰移孝爲忠然於親尚不免爲私所累其先身而後君亦勢也盖嘗觀於世之事君者類多不忠彼其本之家者無可以移於國故耳夫惟賢希之孝未有親未食而已先食及未寢而先寢者非甚有事未或去親側苟其移此道而事君即所謂夙夜匪懈豈如彼之傲慢而自逸無論親有疾而

竭心力以將護即無疾常手摩肌體或見瘦減則爲之大戚苟移於事君即所謂鞠躬盡瘁所謂安不忘危豈如彼之恬嬉姑息罔念休戚不惟不畜私財時自斥賣其文玩以備親養旣娶婦生子矣而孝不惟不衰常勉其婦以安親之心而使如已之孝移此而事君即所謂清白守節所謂忠臣不私豈如彼之貨賄以營家黨比而背上然則其道之行主安有不尊國安有不理風俗安有不變乎而賢希今死矣嗟夫其著於家者未及施於時矣賢希自不負天而天則負賢希以廢其道是固憂世悶俗之士之所共慨然

而惜者汝翔豈得以私其哀哉然才不才各言其子況賢希其才如此所謂非汝翔之所得而哀者乃所以爲哀之甚也余何能慰汝翔惟以夫憂世悶俗者之意爲辭辭曰

慨茲衰世兮民失帝衷子鮮能孝兮臣多不忠繇家而國兮一私其躬乃如沈生兮子職是恭親飽猶飢兮親安猶痌亦旣有妻兮與孺子同苟移斯道兮守節奉公譬彼源深兮川豈不豐庶幾懲之兮貪冒頑凶救時成俗兮追古之隆吁嗟蚤夭兮天實夢夢生若有爲兮命則何窮豈直人命兮時運與逢胡耆顯

揚兮可知瑣庸非無善行兮惟孝是崇辭以道意兮寄哀泉中

贊

三大師畫像合贊

有僧以神勒寺指空懶翁無學三大師影本改粧勸善文來示余余受而讀之實同作文者嗟嘆也然余貧無以助僧則姑據其文作三大師像贊一篇以附於後抑不可謂非助者矣贊曰

日沒之西大師所自芒芒諸國往奚不至清淨摩尼照東海水惟其有根有枝有肄各立三指恰成九指

化爲千億始一非二盈虛屈伸往來之理天以理定我以慧視逆旅一宿顧而致意而況悲愍久居于此宛彼碓間我講爾事月黑夜深傍無人鬼爾心爲燈我畫在地如是如是亦復如是西山守義九疇輔世爲麗爲鮮有同于異於千萬年漢陽在彼黃驪之江神勒之寺有爛金帽長髯大鼻是爾非耶西蕃王子端嚴英俊懶爾學爾嗟惟邦人曷不仰止

北軒居士集卷之二十終

右我祖考北軒府君遺文府君嘗選輯爲九冊其
目有五曰初年囚海鷲山恩歸拾遺其後又有蘆
山錄二冊此其著述之完本也嗚呼府君以戚畹
親屬忠孝大節高文博識韋布而負公輔望凶黨
積加忌嫉百計擠陷幾乎湛滅上有　聖明照燭
闔門終始庇保而編帙之藏于家者中間屢經滄
桑能免漂焚之患又豈非天相而神護也歟昔象
村申公序松江文集而曰不惟知公之爲人亦因
以知攻公者之爲人今歷數攻府君者黷載溥潛
倡於前而窩窟轉深乃又鏡夢耆輝儒寬之徒襲

其後而終自底於亂逆則府君之斷斷忠赤於此而益著斯集之行亦可以觀夫世變之所由來矣不肖忝守西邑謀欲鋟梓若而好義之人想慕不已樂與之相助斯豈但知舊之誼而已哉原藁既經府君編錄今不敢有所刪改而詘於力綿姑就其最有關係者活字先印七冊至於舊序與自跋留俟日後全本之出焉茲敢略記顛末如此云

歲上章執徐孟夏下澣不肖孫斗秋泣血謹書